

第一章 烛影冥妃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金风萧瑟中，百花由荣转败，唯有怒绽的霜菊，尚在弥漫出沁然的幽香。

是夜，凉风吹卷重檐，无数片鹅黄的菊瓣，簌簌扬扬地飘落在地，纷杂不失别致，醒目又兼妖娆，与贝子府的画栋朱漆，倒是交相衬映。

阑意渐浓，寒气愈重，府邸深处的暖阁里，却摇曳着数盏旖旎的烛光。时任商部尚书的载振，一面把弄着一只鎏金怀表，一面笑吟吟地打量着坐在雕花帐中的歌女。

那歌女粉面纤腰，圆姿如月，一袭琵琶襟的袄裙，松松垮垮地罩在身上。见载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，那歌女面露赧然。“贝子爷瞧什么，这一瞬不瞬的，好不羞人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载振笑道，“灯下看美人，果有一番风情。翠喜啊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亮亮嗓儿，唱段小曲给我听听吧。”

翠喜秀眉一蹙，“这……这大晚上的，可别吵着旁人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载振满不在乎地一挥手，“为防闲人搅扰，我早就将下人、老嬷什么的统统打发到别处了，再者说，这里的主子是我，就算真吵着谁，那又怎样？没事，你只管唱！”

“是，”翠喜不敢拂载振之意，起身福了一福。“贝子爷要听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”载振手指在桌上轻敲几下，“那几折‘叶含嫣’、‘红梅阁’什么的，是有些听腻了……你还有没有新鲜点儿？”

翠喜略加思索，道，“倒有曲新编的‘菩萨蛮’，贝子爷八成是没听过。”

“好好，”载振喜道，“那就听听这‘菩萨蛮’！”

翠喜点点头，亮个身段，指翘兰花，咿咿呀呀唱将起来：

“燕支山上花如雪，燕支山下人如月。额发翠云铺，眉弯淡欲无。夕阳微雨后，叶底秋痕瘦，生怕小言愁，言愁不耐羞；晚风无力垂杨嫩，目光忘却游丝绿。酒醒月痕底，江南杜宇啼。痴魂销一捻，愿化穿花蝶，帘外隔花荫，朝朝香梦沾。花如雪，人如月，愿得花长好，月常圆，永伴婵娟……”

待得翠喜唱罢，载振问道：“翠喜啊，这曲儿是你自填的吗？”

“我哪有这本事？”翠喜苦笑道，“是息霜……是位叫李息霜的才子所写。”

载振“哦”了一声，自顾自道：“这曲儿太过凄苦，听着不怎么入耳。哼哼，那些个狗屁才子，光会写这种无病呻吟的酸词。”

翠喜思绪游离，心中暗叹：“这字里行间的衷肠，岂是你能体会到的？唉，若非我贪图富贵，也不会被送到这贝子府来……我此番自轻自贱，李郎怕是要恼我一辈子了……”

对翠喜的自怨自艾，载振倒没留意，他翻开怀表瞧了瞧，淫笑道：“行了，这曲儿算是听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该和我的小翠喜共度春宵、花好月圆喽！吹蜡烛，赶紧吹蜡烛！”

说完，载振愈发的意乱情迷，一把揽在翠喜腰上，便朝床榻拥去。

正当这时，窗外却不合时宜地发出一声轻响。紧接着靴声跫然，窗棂纸上顿时映出个胖大的身影。

载振吃了一惊，几步赶至窗下：“谁？”

窗外一个低低的声音回道：“是我，贝子爷歇下了吗？”

听出了来人的声音，载振松了口气。“我当是谁……三更半夜的你来做什么？”

窗外道：“贝子爷莫怪，现今在下处境尴尬，只能等夜深人静时才敢露面。哦，贝子爷对喜姑娘，可还满意？”

“满意！满意！”载振不耐烦道，“你还有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呵呵，”那人赔笑道：“在下还想问问，我们托贝子爷办的那件事……”

“急什么？”载振道，“我出面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宫里头都已打点过了，也就这两天的事儿，回去安心等消息吧！”

“贝子爷费心了，那在下不敢多扰，这便告辞。”此话说完，窗外复归寂静。

载振又候了一阵，听着再无响动，这才重回到床边。

翠喜问道：“是那个三爷？”

“他算什么爷了？”载振哼道，“不过那死胖子身手倒好，来无影去无踪的……”

翠喜忧心忡忡，“贝子爷，我到现在还有些想不通……他出那么多钱将我聘了，然后假手段总办送到这儿来，难道仅是求贝子爷为他谋个差事？”

“嘿嘿，”载振冷笑道，“别说你不知，就连老段恐怕也被蒙在鼓里。不过他那点儿小算盘，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住我，他真正的目的，还不是为了……”

翠喜一怔，“为了什么？”

载振突然警觉，收嘴不提。“没什么，你甭打听那么多。这胖子虽是别有用心，不过他毕竟送了你这么个尤物来……哈哈……”

翠喜笑笑，“贝子爷不嫌我是个戏子，翠喜已是三生有幸了。”

“嫌弃？疼你还来不及呢！”载振在翠喜脸上掐了掐，“来来，歇啦！歇啦！”

翠喜“嚯”一声，半推半就地躺身下去。载振也等不及宽衣解带，只顾着对怀中的软玉温香上下其手。

才缱绻了片刻，屋外脚步声又起。好事被屡次三番地打断，载振不由得火起。“他娘的，你这死胖子有完没完？”

屋外静了半晌，一个声音才小心回道：“爷，是小的我……”

听得是下人，载振越发的恼怒，“混账的狗奴才，我不是说别来打搅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这便出去赏你个大耳刮子！”

载振说完，趿拉上鞋子，骂骂咧咧地推门欲打。还没等巴掌扬起，载振先愣了。屋外除了那下人外，还立着庆亲王奕劻。“阿玛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奕劻挥手让下人离开后，朝着载振身后的门缝里探了一眼。“老大，你房里头还有人吧？”

载振赶忙系好了衣扣，顺手把门掩紧。“没没，就我一个……”

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”奕劻哼道，“那姓曾的前阵子打着段芝贵的旗号，从天津卫买了个妞儿，不就送到你这儿来了吗？你屋里的，就是她吧？”

载振搔了搔头，“嘿嘿，啥事都逃不过阿玛的耳朵。”

“那是，”奕劻道，“在朝里朝外，你阿玛总装着糊涂，其实这心里头雪亮着呢。对了老大，前几天我在善耆那儿碰到那冯家小子了，略微试探了一下，感觉那‘轩轾诀’，似乎真在他手上……”

“啊？”载振大喜，“真的在他那里？！”

“你瞎喊什么？隔墙有耳！”奕劻警惕地朝屋里瞧瞧，将载振拖在一边。

载振任由奕劻拉到僻静处，“没事阿玛，我早就探过翠喜的口风了，她绝不知情。”

“那也得防备着，”奕劻道，“这事关乎重大，就连老二、老五都不知道。如今朝野中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爷俩儿，不谨慎点儿成吗？”

载振点头道：“那该怎么做，我全听阿玛的。”

奕劻想了想，道：“咱爷俩儿现在不宜抛头露面，先作壁上观。那姓曾的要真能得手，咱就来个‘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’。若事成不了，那就赶紧抽身撇清，绝不能惹上一身臊气……这样吧，眼下朝廷不正在厘革官制嘛，为掩人耳目，你去把段芝贵从天津调到黑龙江，保举他做个巡抚。”

“阿玛高招啊，”载振笑道，“如此一来，既可将那姓曾的形迹瞒下，又能用甜头封住老段的嘴，嘿嘿，就算以后这事抖搂出来，我大不了摊上个‘贪恋美色’的风流名。”

奕劻道：“那女的你最好也藏得紧些，那些御史言官可不是吃素的。就算光参你个‘纳美卖官’，也足够你喝上一壶！”

“是是，”载振忙道，“我多加小心就是。”

奕劻“嗯”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老大啊，还有件事我得点点你。”

载振一愣，“阿玛，又怎么了？”

奕劻道：“听说商部在上海开了家信成钱庄？”

“噶，”载振笑道，“是有这么个事。阿玛，现在不兴叫钱庄了，按照时下的习惯，得叫‘银行’。”

奕劻未置可否，“还印了纸钞银票？上面还有你的画像？”

“没错啊，”载振得意道，“怎么样阿玛，威风吧？”

“威风个屁！”奕劻气道，“我瞧你是抽风！且不论那银票比不比得上真金白银，可你哪来的胆子，敢在那上面印自个的像？”

载振有些不服气：“我好歹是商部尚书，全国的农工商都归我管，印个画像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

“事大了去了！”奕劻斥道，“你爬得再高，还能高过老佛爷和皇上？连他们都没做过的事，哪里轮得到你小子？老佛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一旦有人吹点儿什么邪风，她再当了真，能有你的好果子吃？”

载振意识到事态严重，冷汗顿时就下来了。“哎呀，阿玛……那……那这下怎么办？”

“印都印了，还能怎么办？”奕劻叹道，“回头我在朝里活动一下，看看把这事圆过去吧。老大，以后这种糊涂事少干，多向人家载沅学学！”

“他？”载振不以为然，“他也不见得有多少能耐。”

“你还是看不透啊，”奕劻长息一声，压低了嗓音，“老佛爷年纪大了，皇上没儿没女，又是个病痨子……再过几年，到底是何人去坐那龙庭，谁能说得准？”

载振眼中闪出一丝光亮，“不错。阿玛，咱打那‘轩辕诀’的主意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”

奕劻道：“那什么‘轩辕诀’，究竟有没有传闻中那么邪乎还很难说，就算真落到咱们手中，无非是添上几分胜算罢了。眼下大阿哥溥俊已废了，我琢磨过，现如今载字辈的宗室里，那载沅还算号人物，再一个，就是你了。即便没有那经，咱竭尽所能，也能跟他争上一争。”

“我看未必，”载振道，“载沅跟皇上那可是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要论亲疏远近，别说是他了，连载涛我都比不过啊。真要想争位，咱指定得想点儿别的法子。”

“要不说你见识还差得远呢，”奕劻冷笑道，“老佛爷是个明白人，岂会考虑不到身后事？她在的时候，皇上那边的嫡系是不敢闹腾，可若是不在了……整个叶赫那拉氏的日子，怕是要不那么安生喽。载涛他们都是皇上那支的，老佛爷必会有所提防，倒是载沅，非但不帮着皇上说情，反一个劲儿地向老佛爷示好效忠。”

载振不屑道：“他心肠倒硬，好歹也是亲兄弟……”

奕劻摆手道：“你当他真的不念手足之情？错了，这才是载沅的厉害之处。不能忍辱，焉能负重？所以阿玛感觉，只有他，才是你最大的对手！”

载振道，“听阿玛一说还真是……怎生想个法，扳去他这块绊脚石。”

“不可操之过急，”奕劻道，“咱爷俩儿得慢慢来，我抓钱，你揽权，到时候能拉拢起一帮要员亲信就好办事了。老大你千万沉住气，唯有机会成熟，才能出手，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阿玛老了，可禁不得半点儿风浪……实在不成，咱就稳稳妥妥地当王称臣，轻轻松松地收钱捞财……”

载振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放心吧阿玛，我有数，保管不把咱自个儿搭进去就是。最不济，

我还能从您手里世袭个‘庆亲王’呢！”

“哼，”奕劻有些犹豫，“你阿玛身子骨还硬朗着呢！先老实当你的固山贝子吧！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好自为之！”

载振赔笑道：“那我送阿玛回府……”

“不用！”奕劻边走边感慨，“看来这年头，只有银子最靠得住啊……”

连下了几日秋雨，这一天，总算是放了晴。西苑的太液池中满满澄澄，水面足足涨了好几尺。

潮气秋寒，催人犯困。仪鸾殿东边的寝宫内，慈禧正在歇晌儿，可刚迷糊了一炷香的光景，便被自鸣钟“当当”的报时声吵醒。

慈禧心烦意乱，一把撩开帷帐，就冲外大喊道：“来啊！”

几名伺候的宫女听得传唤，匆匆来至榻前请安。“奴婢恭听老佛爷吩咐。”

“去，”慈禧一指那自鸣钟，“把那劳什子给我扔了！”

一名宫女赶紧搬起钟来往外走，其余人等忙服侍慈禧下床。待捋飭停当，慈禧也不准宫女相随，胡乱披了件点翠大氅，便头昏脑涨地跨出门槛。

来到外面，见四下无人，慈禧想也没想，脱口道：“连英哪，陪我遛遛弯儿去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庑廊下转过一个人来。那人到了跟前，一个头磕在地上。“老佛爷贵人多忘事，这阵子李总管抱恙，是奴才小德张在这里听差。”

慈禧苦笑一声：“老喽，打个盹儿起来就不记事喽……小德张，这几年你明里暗里的替我办事，嗯，身上倒有些连英的影子，好生干吧，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小德张又叩首道：“能伺候老佛爷，已是奴才天大的荣幸，哪还敢奢图什么好处？”

慈禧点点头，“起来吧。”

小德张起身，递上水烟。慈禧接来吸了几口，脑中清爽了不少。

“这里烦闷得紧，走，到池子那边转转去。”

“噫！”

在小德张的搀扶下，慈禧慢慢朝太液池畔踱去。池中荷花凋尽，仅存些枯柄残叶随着水波浮荡。慈禧倚着栏杆看了一阵，心里老大不痛快。

小德张见状，也不知从哪里掏出包鱼食。“老佛爷，既然到这儿了，您不如给这池中的锦鲤赏些食料吧。”

慈禧捏了把食，信手抛撒在池中。“这池子里光秃秃的，也不知还有没有鱼……”

话音方落，水面上突然跃出一尾肥大的锦鲤，甩身一扭，便将饵料吞下。

“哎哟，”小德张抚掌道，“老佛爷一来，这儿登时就有了生气。您瞧，那不正是‘跃龙门’吗？”

慈禧大喜道：“快快，再拿些鱼食儿来！”

锦鲤越聚越多，慈禧投喂得也越来越勤。整包食料都掷下后，又有无计的锦鲤从四方游来。陡然间，池中鳞甲鲜艳，欢快活泼，就连一只栖在岩缝里的王八，也忍不住探头探脑地鳃来争食。

瞧着这些憨态可掬的水族，慈禧胸中的不快全成了乌有，她刚取帕子擦净了手，却发现远处的白阶甬道上，缓缓行走着一个小宫女。

慈禧也斜着眼打量了好一会儿，才问道：“那个丫头，是不是涵元殿的？”

小德张眺望辨认后，道：“没错，那丫头叫叶禾，原来在植秀轩，后来李总管见她机灵，这才调她去瀛台专门‘照料’皇上。”

慈禧点了点头：“看来我没记错。去，把她给我叫到这里来！”

小德张领了懿旨，当即撩起袍来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急冲冲朝甬道奔去，等撵到了叶禾，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小叶子啊，你倒是走慢些哪……让我一通好追……”

叶禾回过头来，怔道：“张公公？你怎么不喊一声啊？喊一声我不就停下了……”

小德张总算喘匀了气，朝后努了努嘴。“老佛爷在那边呢，谁敢大呼小叫？哎，小叶子，你手里提个食盒做什么？”

叶禾笑了笑，“皇上想吃羊肉，我便去讨了些来……”

“该打！”小德张佯嗔道，“你在宫里年头也不短了，怎还这般不懂规矩？老佛爷属羊，要避开这忌讳。以后别‘羊肉’‘羊肉’地乱叫，得称‘福肉’！”

“是，”叶禾舌头一吐，“幸亏有张公公提点，不然我这张嘴呀，指不定要惹出多大祸来呢！”

“行了，”小德张摆手道：“老佛爷还等着问你话，快跟我来！”

听是慈禧召见，叶禾笑意一敛，忙整了整衣衫，朝池畔走去。

来到慈禧面前，叶禾赶紧把食盒搁置在地上。“奴婢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吉祥。”

慈禧瞥了一眼，问道：“那盒里装着什么？”

叶禾道：“回老佛爷的话，是……是碗福肉汤……”

慈禧眉头一蹙，“给皇帝的？”

“是，”见慈禧有些不悦，叶禾不免忐忑，“太医说，皇上近来肝气郁结，得多食些温补的汤膳，来舒肝顺气……”

“哼，舒肝顺气？”慈禧的面上似结了层霜，声音也变得冷冰冰的，“是谁让皇帝的肝儿不舒了？气儿又怎地个不顺法？”

听慈禧话中带刺，叶禾吓得小脸煞白，嘴里嗫嚅几下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慈禧正眼也不瞧她，又问道：“皇帝最近在做些什么？”

叶禾心中正慌，没听见慈禧问话，边上小德张赶紧捅了捅她，低声道：“老佛爷问皇上近来的情况。”

叶禾回过神儿来，“皇上身子轻快些时，就翻翻书、写写字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拣紧要的说！”

“再有……再有就是总坐在窗边，拿着一只手镯出神儿……”

“手镯？什么样的手镯？”

“是个翡翠镯子……上面镶嵌着一颗极大的珍珠……”

经叶禾一提，慈禧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原来那只镯子，正是她在六旬寿宴上，亲手赏赐给珍妃的，没想到珍妃死后，光绪却悄悄收了起来。

想到此节，慈禧目光一寒，“皇帝对那贱蹄子，还是念念不忘吗？”

叶禾自然知道慈禧口中的“贱蹄子”指的是谁，只是咬紧了嘴唇，不敢去接腔。

慈禧往前跨了一步，“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说话！”

叶禾哆嗦着问道：“老佛爷问的那……那人……是珍小主吗？”

“混账！”慈禧怒道，“一个跳了井的狐媚子，你还敢叫她小主？”

“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……”叶禾顿时伏地跪下，泪水直在眼眶打转。

小德张赶紧扶住慈禧，劝道：“老佛爷保重凤体，为个死人动怒，不值当的……”

“说得也是，”慈禧闭目长舒了一口气，又睁开眼对叶禾道，“以后皇帝那边有什么异动，随时过来禀报。”

叶禾抹了把眼泪，“是……奴婢记下了……”

见叶禾还傻愣愣地跪着，小德张忙使个眼色。“发什么呆啊？还不跟老佛爷叩头告退？”

叶禾慌里慌张地磕了个头，爬起来提着食盒便要走。

“慢着，”慈禧手指那食盒，“把那‘福肉汤’给我留下了！”

叶禾怔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“这……”

慈禧冷冷道：“皇帝心宽着呢，哪用喝什么汤来舒肝顺气？他那点儿症候，吃些青菜豆腐什么的也就是了。去，把那盒里的荤腥，给我一股脑儿地喂了鱼！”

叶禾哪敢违拗？只得掀开盒盖，将羊肉汤和另外几样菜肴，尽数倾倒在池中。

御厨手艺精湛，所烹佳肴入水后，引得池面上又是一阵欢腾。

见鱼儿争得欢，慈禧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。“行了，再另找些清淡的给皇帝送去吧。小德张，你也跟着她去，顺道吩咐寿膳房那帮厨子，以后皇帝的早晚诸膳，都不必备荤，一应的茶点果子，也统统撤了！”

听慈禧发下话来，二人也不敢不遵，双双领了旨，一同朝寿膳房走去。

等远离了慈禧视线，叶禾抹着眼泪埋怨道：“张公公，你早不叫我晚不叫我，偏偏当着老佛爷的面儿把我拦下，这下好了，皇上连肉都没得吃了……”

小德张道：“这事可怨不得我，谁让你大摇大摆地往老佛爷眼前过呢。”

叶禾顿足道：“我不管。张公公，你是寿膳房掌案的，你别让厨子给皇上只做那些清汤寡水！”

小德张苦笑道：“你小叶子不要命，我还要呢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叶禾急道，“皇上的身子一天差似一天，再不进补……我怕……”

“怕也没辙啊，”小德张叹道，“老佛爷正在气头上，等过几天我再劝劝，说不定还能让她收回成命……”

叶禾又道：“那这些天怎么办？张公公你是没瞧见，咱皇上都瘦成啥样了啊！”

“我教你个乖，”小德张神秘地笑笑，“老佛爷只说给皇上断了荤腥，可人参是荤吗？灵芝是腥吗？冬虫夏草、铁皮石斛什么的，恐怕也都不是肉吧？”

“我懂了！”叶禾破涕为笑，“公公是说……”

“别介！”小德张赶紧摆手，“我可什么都没说！”

叶禾乐道：“好好，张公公没给支招，一切都是我这个笨丫头自个儿的主意。”

“这还差不离儿，”小德张朝四周望了一遭，悄声道，“小叶子，在这宫里头，我就瞧你是个实在人……有件事，我得托你办……”

叶禾愣道：“什么事呀？要紧事可别找我，我一个小小宫女，除了会伺候主子，还能做什么呀？”

“就跑趟腿的事儿，”小德张从怀里掏出几张银票，“你趁着没人，把这些钱

悄悄交给我师父。”

叶禾越发的不解，“你师父？”

“嗯，”小德张郑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师父，原来的崔二总管。”

叶禾目光一紧，“张公公，你是说崔玉贵……崔回事的？他不是被老佛爷撵出宫了吗？我怎么才能找到他？”

“我也是刚打听到的，”小德张道，“城西蓝靛厂有个立马关帝庙，师父他就在那庙里安身。眼下师父落魄了，手头上肯定吃紧，我能帮衬一点儿，就算是一点儿吧。”

叶禾笑道：“瞧不出张公公还挺重情重义的。”

“哪里话来，”小德张道，“我能有今天，全是师父一手带起来的，他如今遭了难，我能光瞪着眼干瞧着？”

叶禾道：“既然张公公有这份心，干吗不自个儿去？这么些银子，就不怕我偷着昧下点儿呀？”

“你我还信不过吗？”小德张道，“老佛爷对我师父本就猜忌，我现今又得时刻在仪鸾殿听差，哪里分得出身去？”

“哼，”叶禾道，“我看哪，分不出身是假，怕老佛爷抓着你与崔回事还有联络才是真！”

小德张也没否认，“嘿嘿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小叶子，你就给个痛快话，这忙你帮是不帮吧？”

叶禾接过银票，道：“张公公的吩咐，我还敢不听吗？可有一点儿，要是我私自出宫被人逮了，你可得帮我求情。”

小德张喜道：“放心吧，到时候晚上走角门去，我提前跟把守的侍卫打声招呼，保准没人拦你。”

“但愿别出什么岔子，”叶禾将银票贴身藏好，又道，“张公公，现在老佛爷对你很是看重，有空你倒是多吹吹风呀，让老佛爷别老难为皇上了……”

“唉，我尽力而为吧，”小德张叹口气，抬头看了看天，“才放了会儿晴，又阴上来了，这两天，雨怕是要停不了喽……”

小德张一语成谶，接连二日，这淫雨果就下了个昏天黑地。打薄暮起，空中便雷鸣不息，滴水檐上倾流如注，仿佛垂下无数道厚厚的雨帘。偌大个宫禁中，好似

绝了生气，宫娥太监们伺候着各自的主子早早歇了，就连值哨的侍卫也被淋得无精打采，缩在宫墙下哆哆嗦嗦。

西苑后铁门前，两个侍卫一面低声抱怨，一面时不时地往雨中望上几眼，似乎在等什么人来。

没多会儿，雨幕中一个模糊的人影渐渐清晰，待离得近了，才发现原来那是宫女叶禾。

叶禾头顶细编簪笠，身罩刺棕蓑衣，单手挎一只小竹篮，上面还盖了块油毛毡。

来到门前，叶禾也没作声，只是冲着两名侍卫点了点头。侍卫会意，赶紧将门推开一道空隙，叶禾身子仅是一偏，便已然到了门外。

按着小德张所给的地址，叶禾沐甚雨、栉疾风，七拐八绕地也不知找了多久，总算是寻到了那座立马关帝庙前。

这庙虽小，可也分得二进二殿，庙后有香火地数亩，以供那些年迈离宫的太监们栖身度日。此时，庙门未闭，叶禾推门入院后，径直朝正殿走去。

既唤作关帝庙，供奉的神祇自然也便是伽蓝武圣。正殿中立一尊彩塑关公像，面如重枣，眼似丹凤，外罩袒肩右衽英雄氅，内套连胸鍍金箭袖铠，一手抚理美长髯，一手倒提冷艳锯，端的是威风凛凛。

英武的神像下，盘腿坐着个魁伟汉子。那汉子年纪四十开外，太阳穴高鼓，脸膛红扑扑的，双手也没闲着，一手持个酒壶，一手攥只肥鸡，呷一口酒，便啃上一口鸡，悠哉怡然，气定神闲，对殿外的风雨交加和叶禾的不速而至，似是丝毫不觉。

那汉子衣着虽旧，气度却是不凡，故而叶禾未敢小觑，走上前恭谨地福道：“这位大叔请了。”

“好说，”那汉子抬眼看了看叶禾，又低头自顾自地吃喝，“小丫头，你来这里寻人还是躲雨？”

“我找人，”叶禾环顾一圈，问道，“大叔，这儿是不是住着些从宫里出来的公公？”

“不假，”那汉子点点头，心不在焉道，“可这里辞宫的老公多了去了，你个个都要找吗？”

“不，”叶禾摆手道，“我光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崔玉贵崔二总管！”

“找崔玉贵？”那汉子面上一僵，反复打量起叶禾来。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叶禾道：“我受人之托，来给他送些东西……大叔，崔二总管住在哪厢？劳你给我指个方位吧。”

那汉子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这世上……再无崔二总管这号人物喽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叶禾浑身一战，手里竹篮差点儿掉在地上。“难道说……他死了吗？”

“死人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吃鸡？”那汉子抹了抹嘴，苦笑道，“丫头，你找的崔玉贵，嘿嘿，就是我了！”

叶禾这一惊又是不小，她入宫时，崔早已离宫，故不识得崔玉贵相貌。此前，叶禾听过不少关于这“崔二总管”的传闻，暗自揣测过几副面孔，可如今真见到了本人，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那位大名鼎鼎的“崔二总管”，居然是眼前汉子这般寻常模样。

“你就是崔……崔二总管？那你怎么还说世上没了……没了你这号人物了？”

崔玉贵道：“没的只是‘二总管’，那该死不死的崔玉贵，还在这里没心没肺地活着呢，嘿，说是活着，其实跟孤魂野鬼也差不多……唉，不提了……丫头，谁打发你来的？那人也真是好笑，偏偏找个不认得我的小丫头来寻我！”

叶禾悄声道：“是寿膳房掌案张公公。”

“张公公？”崔玉贵浓眉一皱，“哪个张公公？”

叶禾赶紧道：“张兰德张公公，他说以前在升平署时，崔二总管还教过他武戏。”

崔玉贵恍然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小德张！那小子现如今混上掌案的了？嘿，三品顶戴呐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”

叶禾笑道：“有崔二总管这样的好师父，还愁教不出了不起的徒弟吗？这就叫青出于蓝呀！”

崔玉贵摆了摆手，“今非昔比了，还有，那‘二总管’三字休也再提，我一个落魄潦倒的老公，听着扎耳。小丫头，你叫我老崔就成。”

“那可不敢，”叶禾吐了下舌头，道，“我还是叫你崔大叔吧，那你也别丫头长、丫头短的了，我是涵元殿的叶禾，宫里头都叫我小叶子。”

“也行，”崔玉贵瞥一眼叶禾所挎竹篮，“小叶子，小德张让你给我送的什么稀罕物来？”

“篮里是些酒菜，”叶禾说着，揭开油毛毡，将篮中物什一件件往外取。“这是‘樱桃猪脊肉’，这是‘桂圆白凤煲’，这是‘蘑菇松露汤’，这是‘茴香水晶饺’……”

这几样菜，都是张公公亲手做的。还有这瓶酒，说是洋人进贡的，张公公着我带来，让你尝尝……”

对那几样佳肴，崔玉贵正眼儿也没瞧，只是接过那洋酒，一把拔开了瓶塞。“肚里刚塞了半只鸡，吃是吃不下了……嗯！这酒不错，闻着都烈！”

几口烈酒下去，崔玉贵面皮愈发的红了，见他微有醺意，叶禾忙劝道：“崔大叔，来时张公公嘱咐了，说这洋酒后劲足，你悠着点儿喝……”

“没事！”崔玉贵大手一摆，“头一口我就尝出来了，这酒是俄国鬼子酿的伏特加吧？嘿，原来在宫里头时我喝过一回，好家伙，当时也不知深浅，一口灌猛了，当场就躺桌子底下去了。如今我反正也不当差，就算喝醉了，也不过是呼呼睡上一宿，碍不了什么事喽……”

叶禾把酒瓶一夺，朝四下一望。“谁说没事呀？崔大叔，听说这庙里住的公公不少，怎么除你之外，其他一个也没瞧见呢？”

崔玉贵道：“待在这里的老公不是上了年岁便是宿病缠身，哪里耐得住湿寒？遇到这种鬼天气，都早早地回了后边屋里，钻进被窝中不肯出来了。”

“那正好，”叶禾从怀中摸出几张银票，递到崔玉贵手中。“趁着没人，我把这个给你。”

崔玉贵接来一看，不由得怔了。“这是……”

叶禾道：“这是张公公孝敬你的酒钱。”

“嘿，”崔玉贵道，“难为他还有这份心，这厚厚一摞真要拿去换酒，怕是喝到下辈子都喝不完哪！”

叶禾催促道：“崔大叔，你赶紧收起来吧，这么多钱太惹眼了。”

“成，咱好歹也沾沾徒弟的光！”崔玉贵随手抽了一张掖在袖口，其余的往怀中尽数一塞。“我留下一百两自己花用，剩下的全拿去买地！”

“买地？”叶禾不解道，“买什么地呀？”

崔玉贵道：“这关帝庙后边，还荒着几百亩好地，我打算全垦出来当作香火田，再摊派给附近的佃户耕种。这样一来，庙里的老公就不用躬亲事农，单靠收收租子便可度日了。回头我把这事跟大伙一提，大伙指定会念他小德张的好，也算是为他以后，铺一条后路吧。”

叶禾道：“张公公还要后路呀？他现在可是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呢！”

崔玉贵喟叹道：“这人哪，爬得越高，他就越显眼。越显眼了，就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在宫里面，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你，无数张嘴巴等着编排你。舌头底下，能压死人啊！你瞧瞧我就知道了，现在不就落了个混吃等死的下场？”

叶禾宽慰道：“崔大叔，你千万别灰心，张公公曾经说过，他会找个适当的机会向老佛爷进言，再把你请回宫里头去……”

“嘿，”崔玉贵冷笑一声，道，“他说这话，也就是一听一过的事儿，咱谁也别当真！”

叶禾眨了眨眼睛，迷惑道：“为什么啊？他真的这么说过。”

崔玉贵道：“宫里头不论是谁在盼我回去，那个人都不会是他小德张。我若是回去了，嘿嘿，那会妨着他的大好前程哪。小叶子，这次小德张送来银子，你当是为了什么？他是想让我收了这笔钱，安安稳稳地待在这立马关帝庙中啊！”

“不能吧？”叶禾将信将疑，“我瞧张公公没这层意思呀……”

崔玉贵朝地下一指，哼道：“你看看他让你带的那几盘菜就知道了！”

叶禾依次看去，“樱桃猪脊肉、桂圆白凤煲、蘑菇松露汤、茴香水晶饺……崔大叔，这些菜究竟有什么名堂啊？我可瞧不出……”

崔玉贵道：“把这四样菜名，单择出头一个字，连起来不就是‘樱’、‘桂’、‘蘑’、‘茴’？嘿，‘樱桂蘑茴’，好一个‘应归莫回’哪！”

叶禾自念了几遍，猛然醒觉。“我的天呀，原来张公公的心术这么重哪，崔大叔，也亏你能瞧得出来……”

“噫，”崔玉贵道，“我在宫里这么些年，钩心斗角的事还经的少吗？这点儿小伎俩，拿眼一扫就能看个十之八九。有道是‘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’，他小德张没有落井下石，我崔玉贵就感激不尽喽！”

叶禾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崔大叔这股本事，都能被撵出宫来，像我这样的蠢丫头，一旦有个不慎，岂不要死无葬身之地了……”

“唉，”崔玉贵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叶禾的肩膀。“孩子，既然你叫我一声‘大叔’，那我就跟你说话掏心窝子的话吧。你那涵元殿的差事，太难当了。我年轻那会儿，也替老佛爷‘伺候’过皇上，嘿嘿，两头受气，里外不是人哪……有机会就离宫吧，你还小，找个好人家嫁了比什么都强，那宫里头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待的地方啊！”

叶禾泪珠莹然，“不瞒崔大叔说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成天担惊受怕的，也不

知何时是个头……唉，不说了，崔大叔你多保重，我得回宫去了。”

崔玉贵朝外看一眼，“外头雨还没停，你要不等等再走？”

“不了，”叶禾擦了擦眼角，“这次我是偷着出宫的，若回去晚了被人捅到老佛爷那里，我可就没了活路了。崔大叔，小叶子人微言轻，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唯有祝你多福多寿了。”

“好孩子，”崔玉贵动情道，“你有这份心，崔大叔就足领你的情了。走吧，路上小心些！”

“嗯。”叶禾将箬笠戴好，冒雨出了庙门。

送走了叶禾，崔玉贵又在殿堂上待了大半个更次，外头风雨声大作，他心内唏嘘，也如翻江倒海，久不能平。

陡然间，夜空中划过一道闪电，隆隆的雷鸣紧随而至。还没等雷声停歇，殿外庙门却“砰”的一声大开。

崔玉贵一怔，还以为是叶禾离而复返，“小叶子，是你吗？是不是有家什儿落在这里了？”

一连喊了几声，外头都没人回答。

“我真是糊涂，小叶子都走了半个多时辰，这会儿怕是能望见宫门了……难道庙门是被风刮开的？”崔玉贵自语着，打算出殿关门。可一脚才跨到殿外，那门口竟蓦地腾起一团火光。

正殿离着庙门，少说也得十丈远，可那火光太炽，居然令崔玉贵顿觉有些刺眼。崔玉贵在目下揉捏几把，复又打量，只见庙门外悬着一支粗如短杵的白烛，那团炽烈的火光，正是那白烛上燃起的烛火。

“谁？是谁在那儿？”崔玉贵又问了几次，可回应他的，却只有哗哗的雨声。

“却也作怪！”崔玉贵暗骂一声，抬腿走下殿阶。可当冰冷的雨水淋在头脸上时，崔玉贵兀自打了个激灵，一双腿，再也无法迈出半步。

似这般大的雨水，连篝火都能浇灭，那白烛纵使粗大些，也断无不熄之理。况且那白烛一无人把持，二没绳索牵挂，只是幽幽地飘悬在门口，若非活见鬼，又当作何讲说？

崔玉贵只觉后背阵阵发寒，二目死死地望着那支诡异的白烛，惊愣在原地。

那白烛又燃了一会儿，忽然飘向旁侧。紧接着庙门外光雾朦胧，多出一个模糊

的身影。

那人腰段纤细，显然是个女子，身上穿件旗装，却未梳头，长长的黑发披在额前，将头脸全然盖住。

又一道闪电划过，院内物什在刹那皆被映得雪亮。借着一闪即逝的电光，崔玉贵又朝那女子细瞧了一眼。

那女子旗服上纹鸾绣凤，分明是宫中妃嫔的装束，只是她身上、长发上糊挂着一团团的绿藻烂泥，依旧瞧不见本来的面容。

“这副骇人模样，莫不是个女鬼？”崔玉贵心中急打个突，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。“喂！你究竟是何人？来这庙里想做什么？”

那女子不答，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门外，月蔽雨急，一时也无法瞧出她有无影子。

早年间，崔玉贵在南府戏班学过戏，习得了一身好武艺，当上二总管后，功夫也不曾撂下。正所谓艺高人胆大，加上他又是个爽利性子，故而屡问未果后，崔玉贵最初的惊惧，也渐渐地化成了愠怒。

又候了片刻，崔玉贵终于按捺不住，几步跃回殿里，从关帝像手中抽下那把青龙偃月刀来。

那关帝像虽是木骨泥胎，可所持兵器却是货真价实的长刀。擎刀在手，崔玉贵顿时有了底气，他戟指怒目，向那女子喝道：“兀那婆娘，管你是妖是鬼，我都不须怵你！嘿，你是想找个替死鬼超脱吧？趁早断了那点儿念想！姓崔的虽是个净身绝后的阉人，可同样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！半辈子下来，不偷不抢，不欺不骗，生平所负的，唯有我崔家的列祖列宗，旁人的冤枉账，休算在我姓崔的头上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女子冷笑一声，手腕轻轻一扬，几道银光便穿破雨幕，直直地射进殿来。

崔玉贵大惊，赶紧横刀一挡。刀身上噼里啪啦响了一通，竟落下几颗圆圆的珍珠。

“咣啷”一声，长刀坠地。崔玉贵哆嗦着捡起一颗珍珠，朝那女子颤声问道：“难道……难道你是珍妃娘娘？！”

第二章 陈仇宿怨

黑雨滂沱中，那女子依然不言不语。崔玉贵又瞧了瞧散落在地上的其他珍珠，发觉珠身上竟无一例外地钻了小孔，不少孔道里还挂着扯断的锦线，似乎原本是钉缝在什么衣物上的。

崔玉贵心念一动，赶紧再去看那女子旗服。那旗服的襟领、滚边等处星星点点，隐约可见晶莹的珠光，不是镶着珍珠又是什么？

想当年珍妃宠冠三宫时，光绪帝曾私命内藏、缎疋库织造了一件珠袍。珠袍制成后，珍妃穿着同光绪一起游园。不承想，偏偏就撞见了慈禧。慈禧一见，登时大怒，数骂珍妃越礼穷奢，并让随身的崔玉贵当场把珠袍扒了下来，尽管有光绪帝下跪哀求，慈禧最终还是将珍妃带回后宫褫衣廷杖。

为那件珠袍，珍妃大受折辱，崔玉贵亲历目睹，自然是记忆犹新。并且，似这般遍嵌珍珠的宫袍，普天之下再难找出第二件。两相印证，稍加忖量，崔玉贵便一下子认了出来。

“错不了！那件珠袍我认得……你……你就是珍妃娘娘！”

那女子“嘿嘿”两声，算是默认。

崔玉贵突然左右开弓，在自个儿脸颊上狠甩了好几个巴掌。“奴才方才口出狂言，冒犯了娘娘香魂，着实该打！”

光听那声声脆响，便知崔玉贵下手极重，没出一会儿，他嘴角就淌下一丝血线。打完了自己，崔玉贵冲殿外单膝跪倒。“娘娘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那条命都是断送在我手……奴才对你不起啊……唉，奴才这条贱命，若换别人来讨，那是决计不依。可是娘娘来要，奴才却没话可说！娘娘，你这便动手吧！能死在娘娘手上，奴才无怨无悔！”